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六十五回 師成熊羆大隊南征 性本豺狼中宴行刺

話說伍定謀退出大營，當下潛渡南帶。原來南帳離南昌只三百里，兼程趨趕，不過一日一夜即到。伍定謀到了南帶，當下即將預備的大小船隻一齊招集，挑選了四十艘，內裝干柴、枯草，上加桐油、松香、硫磺、焰硝之類；每船撥兵二十，各帶火種；令王能統帶，將這四十艘實蒿灌油，暗藏于南帳一帶深港之內。其余即派令卜大武押著各船，陸續渡往北岸，限五日後全行渡過，仍散布于各港內埋伏，聽候調遣。分撥已定，只等縱火殺賊。暫且不表。且說錢龍、趙虎二人各帶了盤程，離了樵舍，直望荊襄一帶而去，上追御駕。一路探聽，這日到荊紫關，聽說御駕已將次行到，他二人即在荊紫關一帶的往來行人，皆說武宗聖駕明日即到，于是六街三市，文武大小官員，皆紛紛預備接駕。沿途各家皆張燈結彩，擺設香案，以便聖駕經過，好去跪接。

又隔了一日，果見頭站牌已到。約至午牌時分，只見擁護的人走來說道：“聖駕已離此不遠了。”接著，又有一騎探馬如風馳電掣而來，一路喊道：“爾等各居民聽著：聖駕頃刻就經過此地，均須兩旁跪接，毋得喧嘩，致驚聖駕。若有犯者，即交地方官照例懲辦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跑了過去。不一會，只見許多羽林軍排道前引。兩旁鋪戶居民知道聖駕已到，當即跪列兩旁，以便接駕。但見羽林軍走了好一會，纔見一對對龍旗、鳳幟、月斧、金爪、紫袖、昭容、錦衣、太監，又見一班細樂，八對提燈，五百御林軍護駕。王侯世爵，一個個玉帶金冠。御前侍衛，兩旁分走，皆是花衣錦帽。末後有一柄曲柄黃羅傘，下遮著一輛朱輪。朱輪裏面坐著的一位，龍姿鳳目，頭帶九龍盤頂的金冠，身穿五爪盤金黃龍袍，腰圍玉帶，腳踏粉底烏靴，真是鳳目龍顏，不愧帝王之相。朱輪過去，後面又有許多隨駕護衛，簇擁而行，皆是身騎駿馬，隨護朱輪。末後，便是太監張忠、左都督劉暉所帶的雄兵。一路行來，雖則有數萬人馬，卻是肅靜無嘩，只聞馬蹄聲響，不聞人語之聲。錢龍、趙虎此時也躲在人叢中瞻仰聖顏。不一刻，武宗進了行宮，所有御林各軍皆扎在行宮四面。又過了一刻，只見有兩個小太監捧著聖旨出了宮門，向各官宣旨道：“聖上旨意，著令地方各官一律退去，所有隨扈各官將著即暫歇一家，明日天明拔隊趨趕前去。”各官遵旨退下不表。

再說錢龍、趙虎兩人在人叢中聽見這個消息，聖駕明日就要起鑾，當下兩人即走到一個僻靜處所，彼此議道：“今昏王已到，明日就要前去行刺。恐有誤大事，反為不美，不若今夜便去行事。只要將這昏君刺死，你我這場功勞，可真不小。將來寧王身登寶位，你我還怕沒有高官厚祿麼？”錢龍道：“今夜何時前去呢？”趙虎道：“若早去，恐行宮裏未曾睡靜，給他們看出來，反為不美，所謂畫虎不成，反被犬害。莫若今夜三更以後，你我各帶兵器，縱身直入。只要尋到昏君，一刀刺死，那就大功告成了。”錢龍道：“此言甚善。我等當先回客店住下，等到那時再去便了。”于是二人便走出僻靜地方，徑往客店而去。到了客店，便叫店小二打了兩壺酒，拿了兩碟菜，彼此對飲起來。一會兒，飲酒已畢，便去房內歇息，專等三更以後前去行刺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兩人睡了一覺，便驚醒過來，聽了聽，纔交二鼓，時候尚早，復又去睡。又睡了一會，卻已三更將近，他二人即便起身，將外面衣服脫去，內穿密扣元色緊身短襖，下穿元色扎腳馬褲，腳踏薄底快靴，頭上扎了一塊元色包腦，背插利刃，走到房門口，輕輕的將房門撥開。二人走出房門，復又倒關起來。走到院落，一聳身飛過牆垣，就如兩條烏龍一般騰空而去，出了客店，直望行宮而來。

不一刻，已到行宮。二人先跳上院牆，四面一看，見行宮裏面雖有些燈光，卻是半明不滅；又聽得裏面更鑼之聲不絕于耳。錢龍即與趙虎悄悄說道：“老兄弟，你聽宮裏這一片更鑼之聲，往來不絕，照此如何下去麼？”趙虎道：“這到不妨。這些交更的，那裏有什麼本領，不過借此在這裏混一碗飯吃吃而已。我們下去，只要避著他們，不與他們望見，即不妨事了。即使遇著那些更夫，不待聲張，一刀將他殺了，也就可以無事的。”錢龍道：“話雖如此，卻要格外小心纔好。”二人說著話，再聽一聽，已轉三更，錢龍又道：“老兄弟，我們下去罷，時候可也不早了。”趙虎道：“我們走一條路不行。

你在東，我在西，你我分頭而進。”錢龍道：“不是如此辦法，還是一起下去，彼此纔有個照應。一被裏面的人看出來，上來動手也得有個幫助。你若在東，我若在西，那時有了事，怎麼呼應得靈的？”趙虎道：“也好，我便與你同下去罷。”說著，二人將身軀一晃，只見一道黑光飛上正殿。

二人便伏在瓦櫳內望下面一看，見有兩個更夫，一人提著手燈，一人敲著更鑼，由後面繞轉過來，卻好走到正殿下面。錢龍、趙虎怕被更夫看見不妙，因將身伏在瓦櫳上面，等更夫過去走得遠了，纔將身子立起。向後面一看，只見後面還有三進，皆是瓦縫參差，非常堅固。于是二人一縮身，便由正殿屋上竄到後殿屋上，不意將後殿屋上瓦踏翻了一塊，落下來，只聽“拍”的一聲響，那塊瓦跌落下面，打得粉碎。二人嚇了一跳，又伏定身不敢稍動。幸而下面並無人問，也無人出來看視，他二人纔算放心。停了一會，又一齊竄到第二進屋上，正要往第三進去，卻又從第三進左側夾巷內來了兩個更夫，敲著鑼經此而過。他二人又不敢動彈，還是等兩個更夫走了過去，他二人這纔竄身向第三進而去。

到了第三進屋上，先將身軀伏定，一個在東，一個在西，一齊用了個猿猴墜枝的架落，將兩只腳踏在屋檐口，身子倒垂下來向裏面觀看，只見正中一間中間豎了一塊匾，是“寢宮”二字。錢龍、趙虎知道武宗一定住在此處了，但又不知住在那裏房內。當下趙虎說道：“據我看來，一定住在上首這房間內無疑。我們何不先去將那窗格上的紅紗戳破了，先看一看，便知分曉。”錢龍道：“是。”因此二人又將身子由屋檐下蕤蕤而下，靠近紗窗，便用刀在那紅紗上輕輕戳了一個小孔，錢龍即便單眼向裏面看去，只見裏面燒著一對雙龍的紅燭，已燒殘了半截。緊靠紗窗，擺著一張海梅嵌大理石的御案，中間設了一把盤龍寶座，兩旁皆用紅綾糊在板壁上面，一色簇簇生新。左右有八把交椅，四張茶几，椅、几之上皆用著紅緞子盤金龍的椅披、幾袱。上首有一張衣架子，上面掛著一件簇簇新黃緞盤金龍袍，就是日間武宗在龍輿內所穿的那一件。衣架旁側掛著一條盤龍嵌寶的玉帶。上首有一架盃盒，盒蓋上架著一頂盤龍金冠。當中有一張海梅朱漆、上下兩旁盤龍的御榻，掛著一頂黃綾描龍寶帳。近在御榻下面，有八個小太監，分在兩旁，和衣而睡。寢宮門首又有四個護衛，帶刀而立，皆靠著寢宮門，立在那裏打噸。

二人看畢，料定武宗睡在那龍榻上面了。因此二人打了個暗號，錢龍即將手中刀輕輕在那紗窗上撥了兩撥，裏間格子一轉，已離了窩槽。于是又伸進一只手，輕輕的將裏面格門抽出來，放在一旁。又去將窗格撥下，做了好半會的手腳，並無一毫聲息，也沒有一人知覺。錢龍、趙虎當下好不歡喜，以為武宗必定為其所刺。于是，趙虎在先，錢龍在後，兩人手執鋼刀，一竄身飛身入內，手起刀落，直望御榻上砍下。不知武宗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